

X I N
L I N G
D E
L I
C H E N G

… 新 版 …

心灵的历程

刘白羽 / 著

解



心灵的历程

(下)

刘白羽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刘白羽 / 著

新版

心灵的历程

XIN LING DE LI CHENG

下 册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作者1994年在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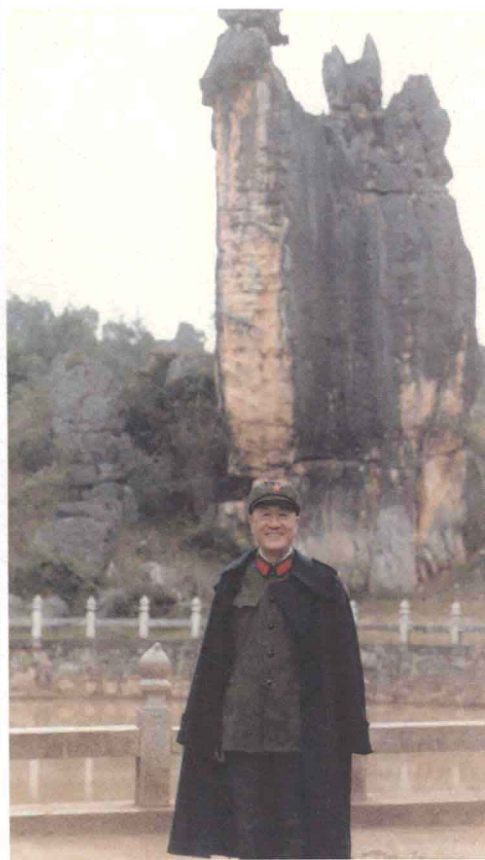
80 岁在塔里木油田身穿油田工人的服装。



张海迪到医院探视作者。



1983 年在石林阿诗玛山前。



在《心灵的历程》研讨会上为读者签名。



欣赏米开朗琪罗雕塑画册。



写《风风雨雨太平洋》前的构思中。



电视台在播放作者讲话。



作者在西沙群岛。



1947 年与汪琦在哈尔滨。



1990 年金婚在西湖上泛舟。



1941 年与汪琦在延安。



八十寿诞。

一一三 我凝望夜空

我军向铁路东发动攻势之后战火又冲天而起。

这中间，一纵队撤出战场，由六纵队上来担任了最后攻坚的任务。我没有随同一纵队转移，我决心等候攻下四平最后的佳音。于是我就从后杪楞林子那片高地的战壕出来，转移到另外一处长年累月给雨水冲击出的一条峡谷里。这儿地形无疑比较隐蔽，六纵队在此设置了指挥部。就着崖壁挖了几个洞窟，有点像延安的窑洞，不过小得可怜，只是一个洞穴，好处是在铺开的高粱秸上，可以展开身子睡觉。二下江南返过松花江北，我随同六纵队行动过，因此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刘其人都是已经熟悉的人了。我和纵队政治部徐主任就住在他们俩旁边的一个洞窟里面。一天三次总是在我们这个窑洞里开饭。炎热的夏天在这时候降临了，尸体的臭味时时从四平方向弥漫过来。那些吮吸了死人秽水污汁的绿头苍蝇，每当摆上饭菜就横冲猛撞地向碗里扑，稍一疏忽，就下了一些蛆卵。于是我们两只手一边忙着吃饭，一边忙着赶苍蝇。洪学智永远笑吟吟的，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着幽默的言语，十分乐观。有一天下午，他从他的掩蔽部里走出来：“老刘！咱们去看看四平的核心工事好不好？”我不明白，作为一个四平前线最高司令员，为什么在这紧要时分，要离开指挥首脑部到四平城里去冒险？当时我没仔细想，也没有真正理解，不过我自己确实想看看那个号称“牢不可破”的“核心工事”。于是洪学智和我，还有几个警卫战士，就向城里走去。

洪学智是个典型的军人，在高级司令员身上还看得见战士的气质，他身材又高又大，走起路来大大地撒开两腿、甩开两手，

十分潇洒。我跟他身后，暗暗品味着他。他指挥作战时十分沉着、十分果断；但一转眼，他又那样轻松爽朗，他真是一个亮堂堂的人。一路上，担架队络绎不绝，还有些跟着担架队、自己拄了木棍一瘸一拐走着的伤员，头上、身上缠了绷带，绷带上渗出殷红的鲜血。每次遇到伤员，洪学智都停下来，问问伤势，说句安慰话。这种时候他脸上闪现出老慈母一般的关怀，十分动人。火线上机枪声响成一片，至于炮弹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敌人炮兵大半是为了压制我们的火力，朝着离我们身后很远很远的炮兵阵地射击。不过炮弹不时从我们头上飞过，这个“老兵”十分聪颖地仰头倾听，他能从炮弹的呼啸声中辨别出是飞过去还是落下来，碰上前一种情况，他只瞅瞅天空，骂上一句，就照常挺起直直的腰板走自己的路。愈往前走，战争的痕迹愈重，抛掷在路边的美国橄榄绿铁皮子弹箱，这里一垛，那里一垛，堆积如山，中间还有很多打死的马匹，给太阳一晒，整个身子都膨胀大，那形象十分狰狞、十分恐怖。的确，任何东西一旦失去生命，那形象是十分吓人的。我们来到突破口，进入一个水泥地堡，战士管这叫“乌龟壳”，的确十分像，扁扁的、圆圆的，离地面不过几尺高，要向深处下几层台阶才能进入地堡门口。我们在直立起来的木头弹药箱上坐下来，歇了一阵，各自饮了一茶缸白开水就走出来。这是打开四平的一处突破口，从这儿进入市内，只见房屋坍塌，弹穴累累，瓦砾狼藉，街道堵塞，就像大地刚刚给洪水冲过，就像大地刚刚给台风蹂躏过，就像刚刚遭到剧烈的地震，到处天崩地裂、累累伤痕。人们常常说战争毁灭了一个城市，其实不是，战争改造了一个城市。你看这里，房屋变了样子，红的、绿的碎瓦片从我们头上纷纷坠落下来，没有一堵墙、一块砖不是布满蜂巢一样密密的白色弹痕。平常人们走的路不能再走了，因为那通常是给炮火封锁住的，于是人们在地底下挖出交通壕，它把墙壁呀、房屋呀这类城市的概念改变过来，比如它把房子切成两段，有时就从墙壁底下横穿过去。就这样人们在战

争中创造了新的通路，我们也就顺着这通道前进。从这里我们真正走上了火线，团里派出来的几个警卫战士引导着我们前行。他们熟练地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路来，一下爬过闪着火苗的土堆，一下又落进浸满泥水的沟壑，最讨厌的是天上时有飞机游梭，虎彪彪的警卫战士常常一下子扑上来，把我们按倒。洪学智向天上看，开玩笑地说：“同志哥！这是不会下蛋的小飞机，你差点把我脊梁压断！”说完就想站起来昂首前进，战士却执拗着不放，显出火线上执法如山的威严。他说：“不会下蛋，就不会甩一梭子子弹下来吗？！”又严肃地说，“司令员再大，在火线上也得听我的！”面对神气俨然的战士，洪学智向我笑了笑，俯下身来。这时我听到哒哒的机枪声、火炮声，就在我们附近像浪涛一样冲来冲去。最危险的还在后面。我们来到一条开阔的大街前，我们必须从这条街上横穿而过。由于这是进入阵地纵深必经之道，敌人从空荡荡大街的另一头不断用机枪封锁。一时之间，硝烟弥漫、弹火纷飞，制造了一种极其紧张的气氛。这时，警卫连长就像听到号角声的战马，变得紧张、冷静、机智、灵活，他看准火候大喝一声：“跑步！……”洪学智跟上那个连长，猫着腰从弹火下迅速冲了过去。我不无艳羡地看着这位司令员的身影，他显露出一个普通战士的敏捷与勇猛，他一冲过去，就站在那里回过头来寻我，他当然为我担心。这时我心里倒一下轻松镇定下来了。人在火线上最危险的一刹那，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危险关头并不觉得可怕，甚至漾出了一丝微笑。指挥我的那个战士早已嘱咐过我：“拉开一点当子（距离）！”然后他猛喝了一声，我便猛然跳跃着向前冲去。谁知跑到大街中心，那战士突然回头喊道：“卧倒！”……我刚刚扑倒在地下，一阵冷森森的风就从头上突然擦过，风过去，才听到子弹爆炸的声音。我发觉我的心在怦怦跳动，但我有意识地镇定了一下自己，只觉得头顶上暴跳着无数红色的火花。正在这时，我发现前面那个战士回首向我示意，而后他就匍匐前进，我意识到死神随时可

能降临，此处绝非久留之地，于是我也急急扭动着两臂、两腿，向前爬行。这时间其实也不过一分钟，但我觉得那样漫长。等到我们又跳起来到达大街那一边，我已经全身汗雨淋淋、湿透衣衫了。

从这儿进入核心工事周围的碉堡群，前面一片残破空洞的楼房，就是敌人原来的指挥部。围着它，碉堡像树木一样森然林立，一个高高的水泥碉堡，周围是一群乌龟壳般的地堡，无数黑漆漆的枪眼，像无数阴森森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轻捷而迅速地穿过碉堡群。忽然眼睛一亮，我们进入一个公园。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那一片碧绿的浓阴，鲜红的花朵，多么美妙啊！突然，几架飞机相继向我们俯冲而下，一阵机枪子弹像暴雨一样洒了下来，洪学智拉了我一把，我们一道躲进一个地堡。刚坐下，就觉得下面软囊囊的，一看，原来里面堆满了死尸，随即闻到一种腐臭气味，但我们只好躲在这儿，一直等到这一飞机编组打完子弹，悄然消失，我们才出来。洪学智现在集中精力，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号称钢雕铁铸的核心工事。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洪学智勇探核心工事是想亲自审度一下敌人的坚防设施，为后来攻坚战摸索经验。的确，战争就需要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指挥员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团里派来引路的战士一路上一直沉默不语，到这里却滔滔不绝。特别是那个粗粗矮矮、虎虎实实、闪着两颗圆彪彪大眼睛的战士，他说：“来吧！看看我们就是从这儿攻进陈明仁司令部的！”我记起攻击核心工事那个激战之夜，我站在桫欏林子前面高地上，两眼盯着火线上倏忽倏忽一闪一闪的火光，每一阵火光就是一个爆炸的炸药包，爆炸声分不清点儿，像煮熟的一锅粥，咕嘟咕嘟不停地冒泡儿。原来那时，这个钢梁铁柱一样的战士就在这儿奋战。我真是惊奇，怎么那呼啸纷飞的炸弹碎片没有碰着他一点，那熊熊燃烧的烈火也没有灼伤他一点，我不禁肃然起敬。他就是一切死者与生者的象征，他以血肉之躯砸碎了钢筋水泥。他带我们一走下地下甬道，外面明亮的光线顿然消失，一刹那间我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是一片混沌的昏

暗，走了一阵，眼睛才适应过来，我看到墙壁上一片片爆炸的斑痕，像枯骨一般白惨惨的。还有给炸药熏出的乌黑乌黑的火印子，夹杂着暗红色的血迹。我们在尸体与石砾中迈进，最后沿甬道走上地面，来到一座屋顶下。炮弹打穿的洞口洒下雪亮的光线，遍地狼藉，空无一人。原来这就是陈明仁那红色楼房的指挥部。不过，他不在地面上，而在地下暗室里。在暗室入口处，这个生性活泼的战士一指：“你们看！这就是法西斯督战队的机枪！”果然，像砸断脊梁的毒蛇，一支破烂的机枪歪在枪眼上面。“这些法西斯刽子手可残忍呢！在我们火炮攻击下，他们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溃退下来往后涌，他们可不客气，‘嘟嘟嘟’一阵机枪就把他们扫倒在地。”我们走进暗室，那坍塌的桌子、粉碎的地图、砸扁了的弹药箱，这一切在倏忽之间使我想到从电影上看到过的希特勒被攻击得破烂不堪的地下室。希特勒和能说善道的戈培尔就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自杀了。当然，在这儿，陈明仁没有戈培尔，他却也长着戈培尔的舌头，就在这红楼底下，他发出豪言壮语：

“我死也不离开这个指挥部！”

不过，整个黑土地都会失笑呀！前面我不是描写过大黑林子的夜晚吗？就在那一次，陈明仁在增援公主岭—怀德公路时，他也曾经发誓赌咒，但是那一场猛烈的战争一打响，他就抛开部队落荒而逃了。那么，在四平核心工事这里，再把戏重演也就一点儿不奇怪了。当这“固若金汤”的核心工事开始崩裂时，他的神经经受不住一声接一声的爆炸声响，当声响向他接近而来时，他就脚底板抹油，溜之乎也了。在这儿留下他的弟弟，特务团长陈明信给他做了替身——这地下室就是阴森恐怖的坟墓呀！……为了表示必死的决心，他们讲：“进去吧！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可是无辜的人们谁又愿在这儿殉葬？真正成为坟墓的那个最后的夜晚到来了，我们突击部队的铁钳紧紧夹住这一块烧红的热铁，眼看一锤怦然而下，火星就会四下纷飞。这时，地下室里混乱成一团，外面，我们突击部

队的冲锋枪在哗哗猛扫，里面法西斯督战队的机枪在哒哒哀鸣，陈明信还在声嘶力竭地狂喊：

“要死都死在这里，一个也不准出去！”

可是，禁止不住一大群人冲了出来。

二十分钟前，陈明信跟陈明仁通过电话。

陈明仁知道如果核心工事不吸引住攻击者，那么灾祸就会转而向他头上降临，于是他扯着嘶哑的嗓子喊叫：

“在地下室里面还安全，一出到地面上就会死亡。”

可是，火已经在墓门上燃烧起来。

怎么办？

陈明信又打电话，谁知那边一片死寂，毫无回音……过了半天，接电话的是参谋长，他的话更令人丧气：

“你们难道比装甲车还坚固吗？我派六辆装甲车去接应你们，半路上都给炸光了！……”

漆黑的夜空，火光通明。

一片人声鼎沸，人民解放军战士如神兵从天而降，一脚踏进地下室来。立刻乱糟糟一片哀鸣：

“我们缴枪！”

“我们缴枪！”

钢铁武器在地下碰得乱响，黑压压一片都举起手来。

漆黑的夜空火光通明。

堡垒、堡垒，蒋介石寄多大希望于堡垒呀！在中央苏区五次围剿，他依靠的就是堡垒，从而得意于一时。

从那时的土堡垒变成现在钢筋水泥的堡垒。

但是，天地回旋，再厚的水泥板、再结实的堡垒也不能把蒋介石的希望与死亡隔开了。

那个攻下核心工事的战士，一路走一路说，眉飞色舞、其乐陶陶。

当我从阴暗潮湿、有着腐烂、血腥气味的地下室走到地面上来，只觉得双目豁然明亮，阳光多么可爱。我沿着公园边一排白杨树走过，我看见树身伤痕累累，树叶满地飘零，就在这时，我的心格登一下，停住了脚步。我的眼睛凝注在一个小生物上——这是一只雏雀，那样小，那样小，血渍斑斑、一息奄奄，还在泥水里挣扎。我俯身伸出双手把它捧起，那软软的茸毛，像个小小的棉团，我揩干它身上的泥水，它竟然鼓起两翼在我掌心内撑起纤纤两脚。生命，多么细小的生命，又是多么强韧的生命啊！我把它放在一棵白杨树树枝上，我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它用圆圆的小眼睛看着我，忽然啾啾叫了两声，似乎恋恋不舍——不知怎的，我的心灵微微一颤，眼睛一下湿润了。

就在这时，一派红色夕照漫染长空。双方阵地上都停止了枪击，四周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日与夜换班那一段时间，战场上总是一片宁静，后来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也发现了这同一的规律。

我们走下战场。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连日来，我已经习惯了整日不停的炮火，一下突然宁静下来，反而觉得十分异常。当我们走到城边突破口时，看见战士从战壕里出来，悠然自得地闲逛着。他们好像忘记当黑夜降临时，他们又将面对死亡，而现在却在尽情地享受着这种安宁。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听到空中缓缓传来一种悦耳动听的声音——多么熟悉呀！梅兰芳的甜蜜的唱腔。这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循声来到一处战壕里，看到一群战士围着一只留声机，黑色的唱片在缓缓旋转。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战地景象啊！一个个年轻而又纯朴的面孔，目不旁瞬，凝神静听，只有眉毛偶尔轻轻耸动一下。他们的整个神态，浸沉在深沉陶醉之中。这就是战士，这就是战士对死神的嘲笑、示威。他们衣衫给弹皮撕破了，脸上、手上血渍斑斑——可是现在，他们这样忘我，这样欢乐。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到来，我掠了一眼，发现洪学智脸上漾出微微的涟漪一样的笑容。一个军官走过来，发现司令员站在这儿，立刻

喊了一声“起立”！战士们骤然一惊，连忙站起。梅兰芳宛转美妙的声音还在不停地响着。这是多么美的战地黄昏呀！洪学智伸手摸着一个青年战士毛绒绒的脑袋，问：

“小同志，好听吗？”

小战士一只手卷弄着衣襟，忸怩地笑了一下，回答：

“很好听。”

“那就好，战地生活也要有点生动活泼啊，可是，这宝贝你们是从哪儿发现的？”

小战士翕动了两下嘴唇，只用眼睛向周围人看去，不知怎样回答。这时，看模样是个班长的战士向前迈了一步，他的衣襟敞开着露出肌肉坚实的鼓鼓的胸膛，胸前横挂着一支冲锋枪，他答道：

“报告首长！是我从一家人家地板底下找出来的……”

“将来，人家回来一找，不见了，怎么交代呀？这可是咱们人民军队占领的地界呀！”

这个战士发出乞求的声音：

“首长，让我们听几天吧！……一旦转移，保证送还。”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那战士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伸出手来跟司令员的手握在一起：

“请司令员记着——我叫杨怀仁……”

“好，杨怀仁，我们这个君子协定可不能不算数啊！”

那战士果断地立正、点头，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到做到，首长放心。”

黄昏残照已经慢慢消失，这安宁平静的时间眼看就将过去了，夜战转瞬之间就要开始。我们回到司令部，掩蔽部里已经亮起雪亮的小马灯了。吃罢晚饭往地铺上一躺，又乏又累，心里说不清想什么，只觉得那雏鸟的两点漆黑的小眼睛总在我眼前发亮，我蒙蒙眈眈地睡了过去。

从这一天起，我每天黑夜都站在旷野上，望着四平城里的火光。望了两天，第三天忽然发生了紧急情况：

“杜聿明为解四平之危，调动了全部机动兵力九个主力师由沈阳分三路昼夜兼程北进，先头部队已进到四平以南十公里的蟒牛哨。”

经过十几个日夜的血战，眼看即将全歼四平守敌。

这时，为了避免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处境，东总发下命令，全部撤出战斗。

多么不甘心呀！

多么不甘心呀！

我怅惘、我愤懑。但战争就是战争，我得离开这里。拂晓前我就要离开这儿了，这个夜晚我站在高地上，淋漓大雨之中。

我望着冲天而起把整个天空照得血红血红的火光。

我受火光的启示，进行着战争的思考。

火光一闪一闪的，那升腾的不是火光，而是无数无数英灵。

我们即将飘然远行，他们却将永留此土。

战争不残酷吗？鲜血的流淌、生命的流失，战争能说不残酷吗？但是，傲然耸立于残酷之上的，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分界线，只有不惜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消灭暴虐的人，才是世界上最人道的人、最纯粹的人、最高尚的人。这时一个景象蓦然升上脑际，使我心灵为之一颤，那是从核心工事回来的那个黄昏，当我们跟从城市炮火下逃出来的人群走到一起时，忽然从后面奔出一个战士，他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他急火火地瞪着两眼在人群中寻找。一面走一面喊：“这是你们谁家丢的孩子？这是你们谁家丢的孩子？”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披头散发，满面泪痕，她一下愣住了，扭转过身来，那个战士把怀里抱着的一个小小婴儿送到她面前，她一下扑过来紧紧抱着婴儿失声痛哭。母亲！多么可怜的母亲，多么伟大的母亲！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这是撕肝裂肺的时刻啊！所有往前走的人都转